

# 我看了《青春万岁》

吕效平

南京大学 BBS “戏剧春秋” 版

—

几个月前，江苏省演艺集团来南大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宣布将以一个强大阵容，制作大型青春校园剧《青春万岁》（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）。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，redgreentc 同学问道：“你们打算站在今天，把王蒙的青春时代看作一场乌托邦的悲剧或者喜剧呢，还是站在乌托邦理想的时代，解读当代的悲剧性或喜剧性？”不知坐在主席台上的艺术家和艺术经营家们是否听懂了这个问题，redgreentc 同学得到的答复是：“等你看了我们的戏就明白了。”

1 月 25 日晚，我们终于看到了这部精心策划、精心制作的话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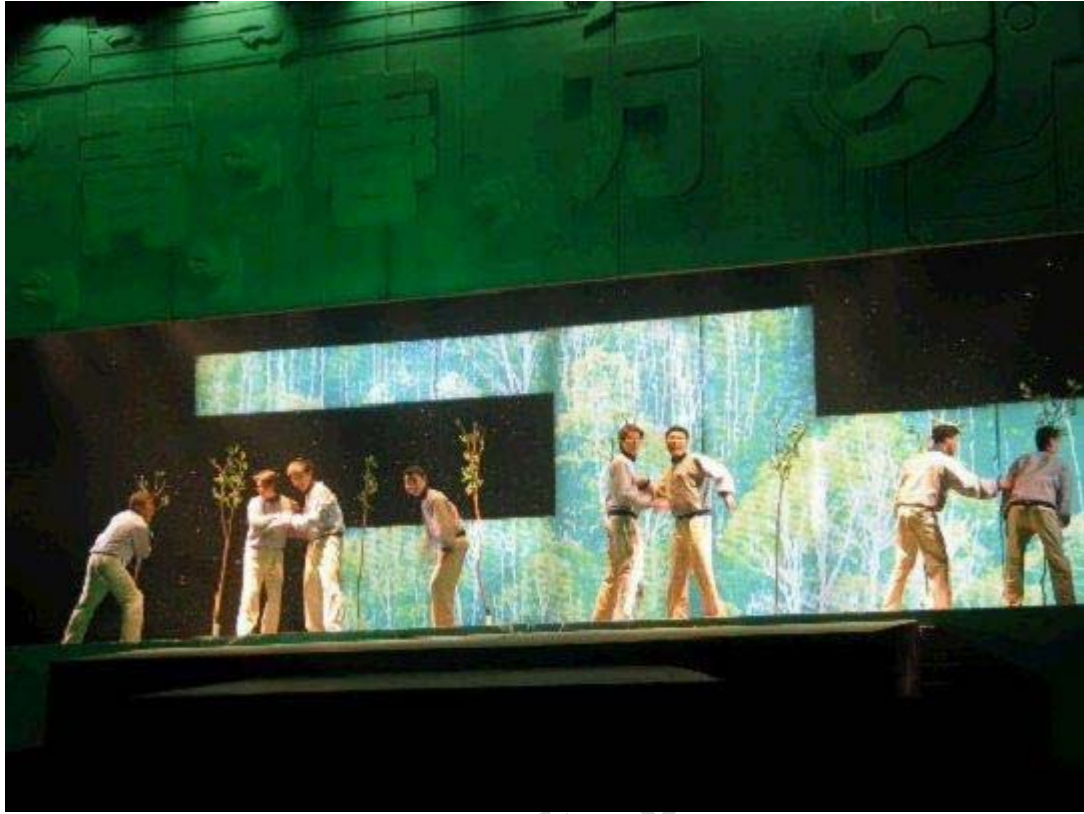
刚刚有人发手机短信问我对这部戏的印象。我说：“建议做舞台艺术的人一定要去看看。我说的主要的并不是舞美，而是导演。”非常美，非常有创意！有意学导演的同学一定能够从中“偷”到不少东西。春天的湖水边、秋天的芦花边，冬天的滑雪，五四青年节的舞会，都很华丽。

冬日滑雪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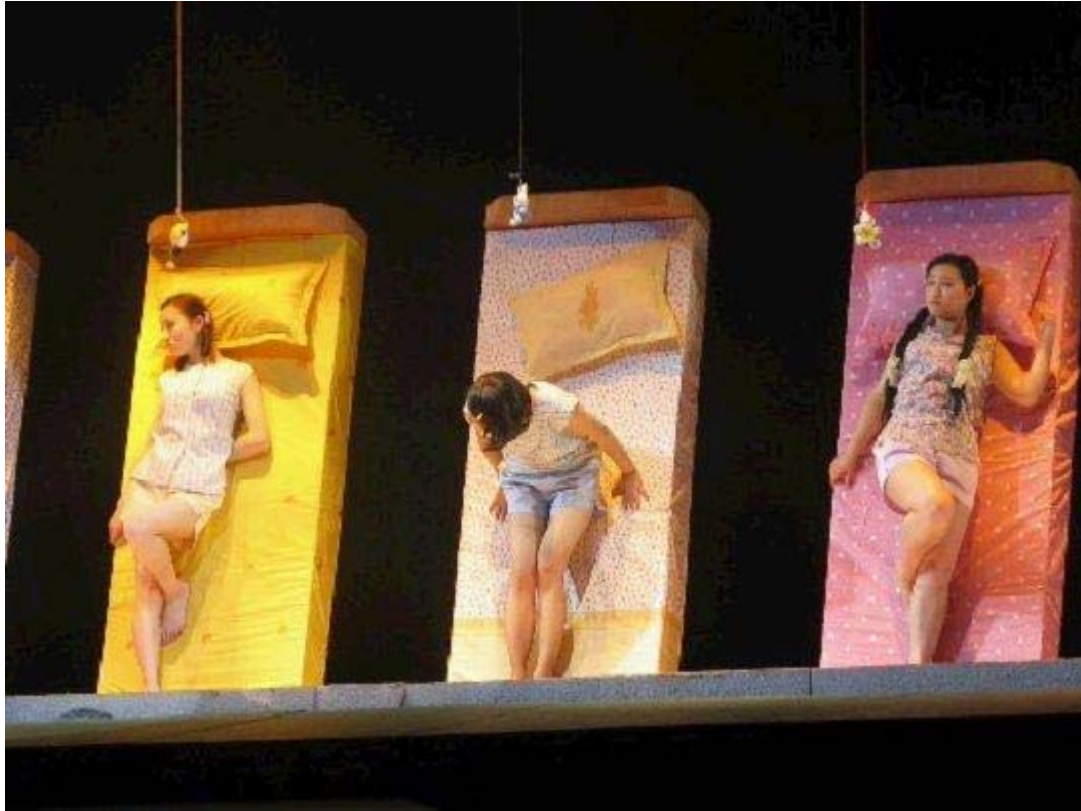
演员们手执芦花舞蹈，舞毕每人把芦花插在板上，就是一片芦花丛，戏继续在芦花丛中演；演员每人抗着一棵绿树上场跳植树舞，舞台立刻成了一片树林，

戏继续在树林里演：



树起一排床，女生们立在窗前表演，观众的视角就到了房顶上，仿佛透过天花

板，看女孩子们躺在床上说话：



音乐也做得非常抒情，非常美。主要用俄罗斯歌曲，符合那个时代。用《三套

车》表现忧郁，用《小路》表现温情……



甚至可以说，每一个画面都是精致的，构图优美。



这是大雪天路灯旁的两个年轻人：



如果把导演理解为一种工艺，查明哲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——连这样一部苍白、平庸、矫情、虚假的东西，他都能做得可看、能看，这是需要才华和投入的！但是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查明哲先生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Rebecca 同学问查导演：“您说您还没有看到剧本，那您是根据什么决定接这部戏的呢？”查导演的回答是：“王蒙”和“青春”。Rebecca 同学的问题是一个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来说都非常真实，甚至严厉的问题！“王蒙”并不能保证剧本的成功。小说和戏剧体裁的差异倒在其次，重要的是，《青春万岁》是王蒙在他的乌托邦梦还未醒来时候的作品，今天他还会这样描写、阐释他的青春时代吗？如果他已经从乌托邦之梦中醒来，他就会认真思考和解答 redgreentc 同学提出的问题。“青春”一定值得歌颂吗？歌颂“青春”就必然

会是好戏吗？我不懂该剧的策划是怎么考虑的，他们把这部戏称为查明哲的“青春系列之二”，查导演的上一部青春题材话剧是《青春禁忌游戏》，这部戏恰恰描写了肮脏得令人作呕的“青春”，它的震撼灵魂的巨大成功已经证实了“青春是无辜的”、“歌颂青春必然是艺术的”这些想法的浅薄和矫情。不是说《青春万岁》不能改编成话剧，更不是说乌托邦时代的青春不可以描写，但是，在这种改编和描写开始之前，应该想到 redgreentc 同学所问的问题，并且应该能够回答这一问题。

看完《青春禁忌游戏》走出剧场，我说：“这部戏是文学和思想的成功，难怪到处都有学生的业余剧团演这部戏，即使找几个人坐在那里朗读，也会是动人的。”《青春万岁》恰恰相反，与其说它是一部戏剧，不如把它看成一场矫情地呼喊“万岁”的歌舞朗诵晚会。由于空洞，如果不是查明哲、叶小纲（作曲）、吕萍（舞美设计）这样的大手笔，这部戏是排不出来的。他们用舞台的华丽掩盖了它内容的苍白。

在《青春万岁》中没有性格、没有戏。

剧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一个学习成绩好，看不起同学的女孩子，在集体生活中的不和谐，她后来成绩被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团支书超过了，讽刺同学的剧作也被退稿了，最终感到了集体的温暖，回到了集体中；一个童年不幸的女孩子的忧郁，一个生活在无神论时代和集体中的年轻基督教徒的痛苦，后来她们也都走出了旧社会给予她们的阴影；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发愤学习，她一发愤，成绩就超过了班上的学习尖子，为了远大的理想，她还拒绝了爱她的青年；一个性急的青年“积极分子”的苦恼、进步，以及她的朦胧的爱情。所有这些，都被处理成散文和朗诵诗，而不是通过发展着的戏剧冲突，揭示人物的心理和动机。所有这些人物，没有一个能够称之为性格，她们都是简单的概念。

这个戏的表演乏善可陈，其原因便是剧本没有提供哪怕一个性格，只有一堆概念化的人物，演员只好做无米之炊。

看得出来，作者竭力要从戏剧故事里抹掉乌托邦时代的内容，仅仅留下一点象征性的痕迹，例如俄罗斯的歌曲。乌托邦的梦想和狂热，被淡化到了合理的程度；时代的重大事件，甚至连抗美援朝战争都很少给人物以影响；那个时代在青年问题上的一个最大特征——以集体的名义取消个性和个人权利——

——被掩盖了……总之，我们既看不到那个时代的荒谬，也看不到那个时代的痛苦——剧中的痛苦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。作者试图尽可能地脱离时代，而仅仅歌颂青春。但是，过滤掉狂热的乌托邦之梦，过滤掉改造思想消灭个性取消个人权利带来的痛苦，过滤掉革命“贵族”和革命对象之间的冲突，那个时代的青春里还剩下点什么呢？我从剧中看到了声情并茂的歌颂，但却看不到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人物。青春也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概念。

其实，即使是乌托邦时代的青春，也是可以歌颂的，只要你敢于写出它的荒谬，敢于写出它真实的痛苦。然而，《青春万岁》的制作者还缺乏这种眼界和勇气。

《青春禁忌游戏》勇敢地写出了乌托邦时代的幻灭及其所造成的巨大道德灾难，《青春万岁》却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乌托邦时代的青春同乌托邦的梦想剥离开来，矫情地高呼“万岁”。《青春禁忌游戏》在诞生之初被禁闭了若干年，它不是“主旋律”，也拿不到“五个一”，但作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它却传遍了世界并可能将久久地穿越历史；《青春万岁》可以获奖，但奖到戏灭的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。把这样两件截然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，说成同一个“青春系列”真是一种讽刺！然而我宁肯把这个讽刺看作一种鞭策，如果说，我们这一代戏剧人没有苏联戏剧艺术家的眼界和勇气，那么，我们至少已经听到了 redgreentc 和 Rebecca 两位年轻的戏剧专业在校生的质问。

不知查明哲先生在执导这两部戏时有什么不同的感想。